

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 上海戲劇學院

田本相 丁羅男 焦尚志 主編

中國
現代
戲劇理論批評書系
9

上海鳳凰出版社

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 上海戲劇學院

田本相 丁羅男 焦尚志 主編

中國
現代
戲劇理論批評書系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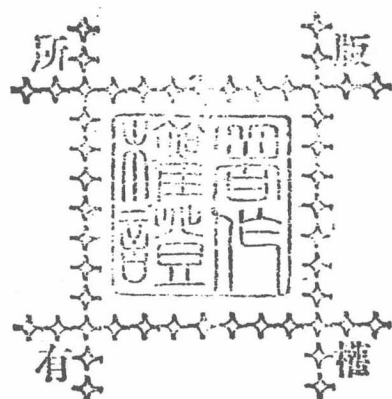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社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中華教育界叢刊
抗戰十年來
中國的戲劇運動與教育（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洪 深

發行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 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四一三一）（海）

第九冊

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 洪深 著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民國二十四年 …… 一

洪深戲劇論文集 洪深 著 天馬書店 民國二十三年 …… 一一一

抗戰十年來中國的戲劇運動與教育 洪深 著 中華書局 民國三十七年 …… 三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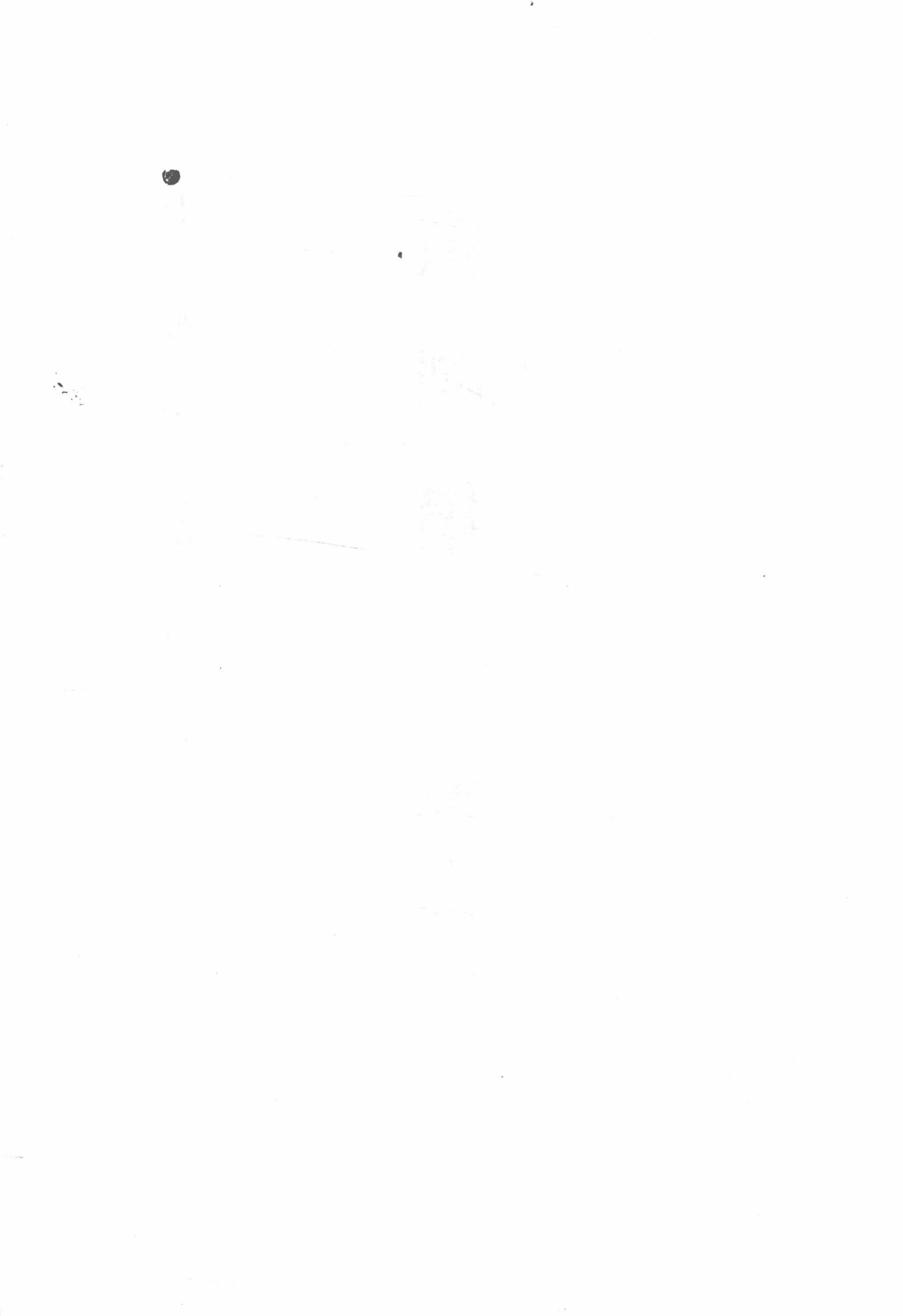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大系

戲劇集 · 導言

洪深 著

上海良友圖書

民國二十四年



戲劇集

洪深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次

導言.....	一一〇〇
胡適.....	一
終身大事.....	一
田漢.....	九
獲虎之夜.....	九
陳大悲.....	二七
幽蘭女士.....	二七
蒲伯英.....	六八
道義之交.....	六八
葉紹鈞.....	一一一
懇親會.....	一一一
汪仲賢.....	一二二
好兒子.....	一二二
洪深.....	一三七
趙閻王.....	一三七

郭沫若	卓文君	一六四
成仿吾	歡迎會	一八七
歐陽予倩	回家以後	一九七
丁西林	壓迫	二一七
余上沅	兵變	二二八
熊佛西	洋狀元	二四四
向培良	暗嫩	二六九
濮舜卿	人間的樂園	二八二
谷劍塵	冷飯	二九五

胡也頻	
瓦匠之家.....	三一〇
鄭伯奇	
抗爭.....	三一八

導

言

導言

洪深

新文學運動，雖然開始在五四運動前（兩年）（註）但實際上它的地位與力量，是通過了反帝的五四運動，纔爲一般人所承認與信服的。

五四運動，發源於反帝，這一點我們是不應當忘記的。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因爲爭奪商品市場與原料供給所引起的國際間的矛盾，已到了無可調和無可延緩的地步而不得不出於以暴力解決，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在八九月間爆發了。這次大戰，拉長至四年之久；歐洲的幾個強國如德俄法英等，自始即都捲入，固不待言；即在美國，空想者威爾遜，原以 *He kept us out of War* 爲號招，而獲選爲聯任總統的，竟敵不過國內金融家與大商人的要求，翻然向德奧宣戰，支撐英法垂敗之局，以保護美國銀行借給英法政府的債款與美國工廠放給英法政府的貨賬了。在歐美正是自顧不暇的時候，中國與日本，因爲名義上雖也是站在英法一面的參戰者而究竟並未曾十分出力的原故，多少地獲到一點「漁人之利」。在日本，所佔到的便宜是兩重的：政府方面，用武力與機詐的手腕，從中國攫去巨大的利益；經濟方面，由於戰時世界各處商品的缺乏，日本工商業乘時興起，一日千里。在中國呢，雖然那一時期的政治，惡劣到了極點，但也由於市場上商品的缺乏；以及銀貴金賤，機器進口，價值低小的原故，新的工商業亦一時大爲發達——中國的幾個大的紗廠，麵粉廠，捲烟廠，水泥廠，甚至進出口商行，銀行等，差不多都在歐戰起後，與歐戰後的兩三年內創辦的——新的金融家企業家，開始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了。

關於這一個見解，我們有更加詳細地說明的必要。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當時秉政的袁世凱，以為中國兵力不堪一戰，採用了延緩磋商應付方策。費盡了心計，僅僅把那日本根本不想中國接受，提出來專為威嚇中國以及作為討價還價的條件，並且在日本通告英法諸國時故意隱瞞了第五號中強迫中國聘用日本顧問以及強迫中國專購日本軍械等等五個要求，辦到了無須立即承認，「日後另行協商」的局面，其餘的要求，差不多是全部接受了。這本是極大的失敗；但袁氏受了左右如曹陸輩底蒙蔽，過信陸宗輿五月七日婉勸其接受通牒的電報中「日本各界見此公表，衆論譁然；各報且有昨日中國之讓步，有過通牒之說；羣攻外交失敗，政府甚狼狽」數語，又惑於一二不負責任之日人到我國使署前大呼「支那外交大勝利萬歲」等意氣的行動，與一時中外報紙上幽默的「項城為外交人傑」一類諛詞，竟而得意忘形，自以為真獲勝利而加強了他底帝制自為的野心了。所以五月九日纔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八月中籌安會即行出現。那時袁氏的估計，對於武力，覺得他底軍隊，比在民國二年打敗二次革命時，更為可靠；對於外交，以為歐美既無暇干涉，而「民四條約既訂，日本已告滿意，不致再有大問題發生」（註二）；所見缺者，金錢而已；於是不惜一切，決意進行。國際大借款如民二的善後借款做他底消毀革命勢力的資本的，此刻既不可能，便想以中交兩銀行的鈔票停止兌現的方法，以收取國內的現金。可是他底計劃，纔一開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打擊；而上海中國銀行總理宋漢章領導着南方的金融家對袁反抗，拒絕他底鈔票停兌的命令，打破了他的收刮現金的政策，確實也是致命傷之一。袁氏終於不能不取消帝位，並憂鬱以死。這一次是中國的資本勢力，第一次公然地攻打中國的封建勢力，而明白地顯出它的力量，雖然這力量還未見雄厚；雖然攻擊的方式，也還是消極的。

此後的兩三年中，日本在竭力地整理和鞏固它已經獲得的勝利；它的用武力壓迫中國接受與簽字的民四條約，如果更經一次中國的「欣然同意」，那誠然是再好沒有的了。所以日本一方面高唱著「親善」「提攜」等好聽的口號，一方面便在餵給中國以好吃的「糖餡」——西原和其他的人所介紹或經手的借款，總數在兩萬萬

元以上，而大都利息不高，不要求切實的抵押品，不嚴格地監視用途，換句話說，是一種政治手腕的「賄賂」而已；又，民國六年，日本居然接受那從前它已經幾次三番拒絕過的中國派遣大使赴日呈遞大勳章的提議，也無非是一種政治手腕的「賞臉」而已——這個政策，抓住了中國當局底弱點，結果是很快地就獲得了實效；民國七年，中國果真地「欣然同意」，關於山東問題，與日本換文訂約了（註三）。這種逆取順守的方法，是非常聰明的；不妨再來一次！

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為中國當局和日本的種種交接，是在秘密或半秘密中進行的，既無從完全明瞭它們的內容，更一時看不清它們的意義，祇籠統地覺得，如果不是當事人可以於中取利，似乎沒有這樣急急地和敵人親善的必要。而曹陸章這些人呢，在袁氏底鎮懾和指揮之下，或者還是幾個「可供奔走」的幹才，不致十分地妄為；可是，遇着了寡斷的段總理和無骨的徐世昌，他們竟變成中日外交的唯一的領導者了。他們的錯誤，是在認定日本的勢力，將來可以壓倒一切：曹汝霖在民國四年五月十日寫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信裏說：「將來歐戰告終，無論勝敗屬於何方，日本之乘時崛起，則可斷言！」他們抱了這種信仰，自然地對於美國因為參加歐戰而特興的勢力，會得盲目；對於那些和他們同時担当外交責任而和日本素無淵源的人，會得輕視；對於國內的批評他們攻擊他們而手無寸鐵的人，會得鄙夷到不去計較的了。從民國五年至民國七年，他們處處都在做着日本的工具；賣國與否，縱然無直接的證據，而誤國的事實，是百辭莫辯的了！到了八年四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因英法先已與日本有了密約，事實上不能阻止日本在山東繼承德國權利的時候，以民國七年的中國「欣然同意」與日本訂約為藉口，隱隱地說是中國自己弄糟，中國人民自然地要怪到那些在七年和日本訂約的主持人了。於是發生五月四日的示威運動。那時曹陸等還不甘服，仗着徐世昌本是和他們混在一起分羹染指的一個人，五月五日曹汝霖上大總統辭呈，還提起這種事實為要挾：一則說：「卷查二十一條要挾事件……經過事實，我大總統在國務卿任內，知之甚詳；」再則說：「至於濟順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此時兼長財政，適逢